

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三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魯

魯公

襄公夏齊姜薨成公初穆姜成公使擇美櫬以自爲櫬

與頌琴也雅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于是爲不哲。且姜氏君之妣

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襄公

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以鐘鼓奏九夏

肆夏之三

肆夏樊遇渠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文大明絲

又不拜歌

鹿鳴之三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

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

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

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于周

忠之

信人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

親親之義

爲詢咨禮爲度

咨事

政事

爲諏咨難

患難

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

姒薨不殯于廟。無觀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

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也。襄公誰受其咎。初，季

孫爲已樹六櫬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

之。擗取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也。止君子曰：志所謂多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

鄆。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髻。魯于是乎始髻。以

合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我君小子。幼朱

儒。紇短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季文子卒。

大夫入歛。公在位。阼階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襄公

七年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夏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襄公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

公之辱。

春公朝晉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

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

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
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
以爲知禮。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在成十六年寡君以生。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國君十五
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
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
先君之祿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

焉，禮也。

襄公十一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魯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

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出。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

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

然則盟諸乃盟，諸僇閔。

僇，宮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

詛，以固其盟。正

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

入季氏。

無征。

無公征。

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

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

不如是三家不舍，故而改。

作也此盟
詛之本言

襄公十
五年

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

尤其室日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

吾兄爲之毀之重勞而不敢間

襄公十
九年

季武子如晉

拜師

謝討
齊也

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

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

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襄公二
十一年

邾庶其

邾大

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

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盍詰盜武仲

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

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
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
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
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也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也欲立中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而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而召公鉏。彌使與之齒。在悼子下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子曰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回
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
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
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
點好羯莊子之庶子孝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饗臧氏使孟氏與
公鉏共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羯之兄固其所也若羯立
憎臧氏

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已。邾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哭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
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
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
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
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宣叔敢

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之防邑

防邑

曰其盟

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適立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

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

焉誰居其孟叔乎

齊侯將爲臧紇田

與之邑

臧孫聞之

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劉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

二十有四年
人饑

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

斗牛而淫。過于玄枵。虛危之次以有時。苗陰不堪。陽蛇乘龍。

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

而民耗。不饑何爲。襄公三十四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

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

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

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在昭十三年。晉莊季孫意如。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襄公妾。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裊。穆叔不欲。

左氏傳卷三

九

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昭公元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

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僇其使。

時叔孫豹

在會欲僇之

樂桓子

樂王鮒

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

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罃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術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係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僂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蒙。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

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
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
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遇季孫以
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
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
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器乎。阜
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
出見之。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十二月而藏冰。西陸。三月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冥之神其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興焉。大夫

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

出。三四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

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風寒而堅

而以風出。風和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

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

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

之道也。

初穆子去叔孫氏。

辟僑如之難。

及庚宗遇婦人使

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

氏國。

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

之。且曰志之。及宣伯。

僑如穆子之兄。

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

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汝。召汝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

人召之不告。

僑如不告。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獻于穆子。

問其姓。

問有子否。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卿，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齊大夫知叔

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

之。田于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

盟，不可。叔孫爲孟鐘，爲孟鐘曰爾未際，未與諸大饗大夫

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叔孫不告出命之日及賓

至，聞鐘聲，叔孫不知而惟之牛曰：「孟有北婦人，國之客明怒，

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

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

爲日不見既自見矣

言仲自往見公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

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

之戈

使殺牛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

東西廂

而退牛弗進則置虛

寫器令空

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

豹庶子叔孫嬉

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

叔仲帶

與南

遺

皆季氏家臣

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

車名葬

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來路葬焉用之且冢

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

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並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以嬖季孫

孫

昭公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

師叔孫自以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

叔孫爲軍名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于公

叔孫氏臣其子

弟

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歸子弟之半于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

洩告于殯曰

告叔孫之柩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

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

即叔仲帶

謂季孫曰帶受

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

不以詩終爲鮮

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

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

仲士

至自齊季孫欲立

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燔庫之庭。

攻仲壬

司宮

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穆子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

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
 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
 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
 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
 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
 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
 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如晉。自郊勞至。

子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

司馬侯

曰。魯侯不亦善于

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

子家焉。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

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

知禮。

昭公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

傳

家臣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竈之知守不假

器禮也夫子從君

時魯子從公如楚

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

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

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

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

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

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

章華臺

使長鬣

鬣也

者相好以大屈

名旣而悔之遽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

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饁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

紅 八平秋蒐于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穀梁子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繫流旁握御輦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公

十年秋七月平子

季孫意如

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滅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享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

將誰福哉

昭公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修好

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

僚

鄰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

遠氏之簋

遠副倅也遠氏之女爲僖子副姜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反自

祿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

子使字敬叔

單子

單成公

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

向日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

位次

會有表衣有襚帶有

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

結綈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

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

矣十二月單子卒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

季孫費邑宰

南蒯謂子仲

公子慆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

更代其位我以費爲公
也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叔仲

且告之故季悼子

平子父

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

使自貶斥

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

豎牛殺適立庶故

姑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

位次

矣昭子

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

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

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
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
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
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
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
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
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

則裳參成可筮。猶有問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荆自家之費

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昭公十三年叔弓聞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八月戊申
盟于平丘公
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歸薛
晉傳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季孫

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

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

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

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不妨事二主吾豈無大國。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

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

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

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

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叔魚能乃使叔魚叔

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

季平子

祖父

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

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待見遣昭公之禮十五

年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蒞事簋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

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司分者也。伯趙氏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司至者也。青鳥氏立春鳴。立夏止。司啓者也。丹鳥氏立秋來。立冬去。司閉者也。祝鳩氏孝鳥。故主教民。司徒也。鴈鳩氏擊而有別。故出法制。司馬也。鴈鳩氏平均主。司空也。爽鳩氏鷺鳥。主盜賊。司寇也。鶡鳩氏春來冬去。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九種。凡爲九農正。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婁如
宋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郊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

行也，分同道也。

日月等故同道

至相過也。

長短極故相過

其他月則爲

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昭公二十五年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

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

公出辱之。鸛鵒之辱，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

在乾侯徵褻

也與褻

也與褻

鵲鵲之巢

遠哉遙遙

桐父公喪勞

宋父公

定

以驕鵲鵲

鵲鵲往歌

來哭童謠

有是今

鵲鵲來

巢其將及乎

初季公鳥

平子庶叔父

娶妻于齊鮑文

子生申公鳥死

季公亥與公思

展與公鳥之臣

申夜姑

相其室及季姬

公鳥妻

與饗人檀通而懼

乃使其妾扶

朴

已以示秦遫之妻

遫魯大夫妻公鳥妹

曰公若

即公

欲使余余不

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

平子弟

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秦姬

遫以告公之

亦平

公之與公甫告平子

平子拘展于卞

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左氏傳

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

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子平郈昭伯之雞鬪季氏介以芥播羽

中其雞郈氏爲之金距金爲之爪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

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

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

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

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昭公子且與之務人

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皆公爲弟公果公

賞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

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果賁又使僚祖

如前

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

僚祖之所

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言難

告邠孫。邠

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

子家

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

若不克。君受其名。

惡名

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

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

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

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徙于家子曰

諸臣

公若等

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

平子名

之事

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
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
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

二十五家爲社

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

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
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
盟○載○書○曰○僇○力○豈○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
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子○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
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鐫歸。平子有
異志。不欲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
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公羊子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
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
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繫，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顓臾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鑽賜之以死。再拜。顓臾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餐未就，敢致糗于

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政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昭公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皆季氏家臣

以幣錦二兩。二匹縛一如瑱。卷之如充耳適齊師。謂子猶。累丘

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八千斛高齋以

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

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
弃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
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卜魯之可勝與否所以貳齊侯
心也。寫二國交兵極形其無意
戰。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
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從魯公伐
魯圍成成大夫
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
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
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也逐洩聲子射之中楯

為繇胸車汰輶七矢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收

駕人以爲馮侯也叔孫氏而助之子車淵曰齊人也將擊

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

可怒也子囊帶齊大夫從野洩子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季氏射陳武子子

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自晉黃鬚眉甚口

平子曰必子強也毋乃亢諍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林雍羞爲顏鳴石

皆魯人

下苑何忌

齊大夫

取其耳顏鳴去

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使其足

苑子剗林雍斷其足鑿

行

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棄

呼雍共載

昭公二年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

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

宋樂與北

宮貞子

衛北宮喜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

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

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同于季氏。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
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
以。順。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
以。而。以。難。復。以難納
昭公二年
白晉君。十八年。公如晉。將如乾侯。
子。曰。有。求。于。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遣。于。竟。弗。
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
使。一。個。辱。在。寡。人。而。卽。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
于。竟。而。後。逆。之。

昭公三
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

若召季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

乎公曰。諸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攝行。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君事。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

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

襄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昭公如莒莒牟夷以牟婁防來昭公在乾侯邾

冬黑肱以濫
來奔

黑肱以濫來。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子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

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肝。夏父者。其所爲有子顏者也。肝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

珍。惟之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肝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

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昭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

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桓公之季子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于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父行。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適立庶。公子遂殺惡及視立宣公。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服。與名。爵號。不可以假人。

左氏條貫卷三

男官賀校字